



文會筆錄

九

□ 13
767
9



文會筆錄十一之一

朱子答呂伯恭書曰新刻小本易傳甚佳但籤
題不若依官本作周易程氏傳舊嘗有意凡經
解皆當如此不以傳先乎經乃見尊經之意漢
晉諸儒經注皆如此也後見朋友說晁景迂亦
有此論乃知前輩意已及此矣今日又得景迂
語解亦有好處大抵北方之學終是近本實也
答詹帥書曰經題之說尤見精密不肯容易放
過大抵此理何所不在今人初不理會只見事

13
1767
9

體小可便謂無害而以必整理者為過當非獨
此事為然也頃嘗見楊子直說晁景迂嘗言先
儒經解之題例不敢以己之姓名加之經上如
春秋左氏傳尚書孔氏傳周禮鄭氏注皆經題
在上姓氏在下此為得體鄙意舊亦嘗謂如此
故每題程先生易傳必曰周易程氏傳後來以
告伯恭伯恭亦深以為然為換却發學易傳叢
子以此論之則今者所喻猶若有所未盡也如
何如何

文集

十一

○東萊集二十與學者及諸弟書曰易傳精深
穩實孟子之後方有此書不可不朝夕諷閱也
○遺書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
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孔子聖之時者
也故知易者莫若孟子外書曰由孟子可以觀
易

○讀書錄四曰天之生物一本也知易者莫若
孟子又曰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知
易者莫若孟子續錄四曰孟子曰天下之生久

矣一治一亂即易之陰陽盛衰之理也又曰孟子論孔子之仕止久速皆踐履易之道也

○居業錄二曰易是君子而時中之道

○文集答程允夫書曰程氏高弟尹公嘗言先生踐履盡一部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此言尤有味

○讀書錄十一曰名臣言行錄載伊川為講官時文士歸其門者甚眾而伊川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竊謂此八字或記言者之

過伊川知易豈容信口議論褒貶而無顧避乎

嘉謂八字非記者之過伊川年譜亦載之蓋大

賢自任之權也衛靈首章注云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

○遺書曰故者以利為本故是本如此也纔不利便害性利只是順天下只是一箇利孟子與周易所言一般只為後人趨著利便有弊故孟子拔本塞源不肯言利其不信孟子者却道不合非利李達是也其信者又直道不得近利人無利只是生不得安得無利且譬如椅子人坐

此便安是利也如求安不已又要褥子以求温
暖無所不為然後奪之於君奪之於父此其趨
利之弊也利只是一箇利只為人用得別箇不
儒不見於書者有則不可知見於書者皆未盡
如王輔嗣韓康伯只以莊老解之是何道理某
於易傳殺曾下工夫如學者見問儘有可商量
書則未欲出之也

○遺書張閔中以書問易傳不傳及曰易之義
本起於數程子答云云嘉謂此答書伊川文集
有之近思錄載之

○語類九十二有答伊川著書不以示門人者
再三誦之先生不以為然也因坐復嘆先生曰
公恨伊川著書不以示人某獨恨當時提撕他
不緊故當時門人弟子布在海內炳如日星自
今觀之皆不滿意只今易傳一書散滿天下
家置而人有之且道誰曾看得他箇果有得其
意者否果曾有行得他箇否

○伊川年譜崇寧五年復宣義郎致仕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為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覲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

○鄱陽董氏曰按易序及上下篇義或以不載伊川文集為疑然世俗相傳已久玩其辭義非程夫子亦不能及此也讀者詳焉大全豫章蕭氏曰伊川先生作上下篇義附易傳之後讀易今據二氏之說宜置序於卷首附篇義于卷末攷原

○徐必達校正二程先生遺文目錄曰易上下

篇義見易傳又曰易上下篇義已載易

序見性理群書嘉謂目錄如此而今全書所收

易傳脫此二文目錄篇義為先則誤也

○程子未嘗以太極語人而易序言之猶子之雅言莫及而贊易言之也

○外書郭忠孝議易傳序曰易即道也又何從道或以問伊川伊川曰人隨時變易為何為從道也

○利貞貞吉文王說底方是教人隨時變易以從道語類六十七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小註朱說前條文集答方伯謨書之語後條語類六十七之說

○王子合問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易即道也然以變易而得名道者自然不易之理也從之者亦適當之而已非以此而從彼也曰勿之所以變易者固皆是理之當然聖人作易

則因其爻象之變灼見理之所當然者而繫之辭教人以變易從道之方耳如乾初則潛二則見之類皆隨時變易以從道之謂也文集

○讀書錄一曰易傳曰易變易也變易以從道也如人之一動一靜者變易也而動靜之合乎理者即道也

○讀書錄五曰陽根陰陰根陽而太極之理無不在焉程子所謂易變易也變易以從道也道者何太極之謂也

○居業錄二曰易者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是指作易者與用易者言則涉乎人矣若論理則易即道之所為非從道也

○尹和靜問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莫太洩露天機否伊川曰看得甚好如此說破猶人不解悟不得已言之耳沈元用問易傳何處是切要和靜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李延平曰尹說固好然須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方始說此話

○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與顯諸仁藏諸用符合仁之藏體之微也顯諸仁無間也藏諸用一源也朱子曰吾書雖無體用之云然其曰寂然者體之謂也其曰感通者用之謂也固有動靜之殊則豈無體用之分哉見文集答徐彥章書所謂吾書無之者以兩字並言云爾並言之自程子發之

○答汪尚書書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語則近嘗思之前此看得太段鹵莽子細玩味方知此序無一字無下落無一語無次序其曰至微

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蓋自理而言則即體而用在其中所謂一源也自象而言則即顯而微不能外所謂無間也其文理密察有條不紊乃如此

文集

○曾光祖問伊川易傳序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典禮則辭無所不備其曰象曰辭固皆理之所寓然其曰體用一源未知三者以何為體以何為用又所謂其禮者無非天叙天秩之自然不知於

會通處如何而觀易中之辭何者備之曰上四句其說已見於太極圖解後統論中矣觀會通是就事上看理之所聚與其所當行處辭謂卦

爻之辭

文集

○語類六先生與人書中曰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嘉按此文集答陳衛道書之語也○讀書錄四曰易從至微以到至著又曰纒言象便非真因象以識其真則在人焉耳續錄一曰即至著之象顯至微之理無物不然

○讀書錄一曰程子曰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積累之久涵泳之深當別有所見

○答張元德書曰易傳極有難記當處蓋經之文意本自寬平今傳却太詳密便非本意所以只舉經文則傳之所言提挈不起貫穿不來須是於易之外別作一意思讀之方得其極尋常每欲將緊要處逐項抄出別為一書而未暇太抵讀書求義寧略毋詳寧疎毋密始有餘地也

詳故碎密故
 柯○文集

○遺書曰乾坤古無此二字作易者特立此二字以明難明之道乾坤毀則無以見以此形容天地間事

○問乾坤古無此二字作易者特立此以明道如何曰作易時未有文字是有此理伏羲始發出語類六十八

○伊川好意思固不盡在解經上然就解經上亦自有極好意思如說乾字便云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

也分而言之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

語類六十八

○語類或問以主宰謂之帝孰為主宰曰自有主宰蓋天是箇至剛至陽之物自然如此運轉不息所以如此必有為之主宰者這樣處要人自見得非言語所能盡也因舉莊子孰網維是孰主張是十數句曰他也見得這道理如圭峰禪師說知字樣六十八郭德元問禪者云知之一

字衆妙之門它也知得這知字之妙曰所以伊川說佛氏之言近理謂此類也它也微見得這意思要籠絡這箇道理只是它用處全差所以都間斷相接不著百二十六嘉按知之一字衆妙之門圭峰禪源諸詮集都序之語當天而言○乾九三雖言聖人事苟不設戒則何以爲教小註東萊之說好聖人○遺書曰大明終始人能大明乾之終始便知六位時成却時棄六龍以當天事楊遵道錄

○答方伯謨書曰大明終始傳意自明其曰明曰見曰當非人而何更看楊遵道錄中一段則尤分明矣天人一理人之動乃天之運也然以私意而動則人而不天矣惟其潛見飛躍各得其時則是以人當天也然不言當天而言御天以見遲速進退之在我爾

而言爾○文集四十四

○答楊元範書曰大明終始乃言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程先生說本如此但傳中言之簡略

却是語錄中有此意若云乾道自能大明其終始殊費言語卒不成文義也

○大明終始是就人上說楊遵道錄中言人能大明乾道之終始易傳却無人字其謂文字疑似處須下語剖析教分曉

○乘字太槩只是譬喻御字龜山說做御馬之御却恐傷於太巧這段是古人長連地說下去却不分曉伊川傳說得也不分曉語錄中有一段却分曉乃是楊遵道所錄云人大明天道之

終始這處下箇人字是緊切底字讀書須是看
這般處語類六十八

○前輩解經有只明大義務欲太指明而有不
貼文義強說者如程易發明道理大義極精只
於易文義多有強說不通處銖因問程易說大
明天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不知
是說聖人明之耶說乾道明之耶此處果是說
得鶻突但遺書有一段明說云人能明天道之
終始則見卦爻六位皆以時成此語證之可見

大明者指人能明之也因問乾道終始如何曰
乾道終始即四德也始則元終則貞蓋不終則
無以為始不貞則無以為元六爻之立由此而
立耳以時成者言各以其時而成如潛見飛躍
皆以時耳然皆四德之流行也初九九二之半
即所謂元九二
之半與九三即所謂亨九四與九五之半
即所謂利九五之半與上九即所謂貞蓋聖
人大明乾道之終始故見六位各以時成乘此
六爻之時以當天運而四德之所以終而復始
應變而不窮也語類六十八○耶
此之間當有曰字

語類曰潛見飛躍皆以時耳然皆四德之流行也嘉謂此蓋槩言之者分註云初九九二之半即所謂元九二之半與九三即所謂亨九四與九五之半即所謂利九五之半與上九即所謂貞嘉謂此亦且分而言之耳殆似乎一畫三十分之類蒙引以爲一時之論而又曰語類分註畫之蓋記者箋解之詞義可見其非朱子之定說也

○萬物資始乃統天蒙引曰資始者偏言之元也統天者專言之元也

○九五在見前如訟彖傳小註楊氏之說是也在見後如堯舜禹見臯夔益稷成湯高宗見伊傅文武見太公周召然後成其事是也若昭烈之見孔明亦此類也

○九二小註厚齋馮氏曰易者理學之宗而乾坤二卦又易學之宗也子思孟子言誠者天之道先儒謂誠敬者聖學之源皆出於此隆山李氏曰乾畫一實則誠坤畫二虛則生敬故乾九

二言誠坤六二言敬誠敬二字始於包犧心畫而實天地自然之理也

○遺書曰坤六二直方大孟子所謂至大至剛以直也暢潛道本曰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此蓋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且直也能養之則無害矣入關語錄曰至大至剛以直不言至直此是文勢如治世之音安以樂悉以怒粗以厲噍以殺皆此類楊遵道錄曰至大至剛以直此三者不可闕一闕一便不是

浩然之氣如坤所謂直方大是也但坤卦不可言剛言剛則害坤體然孔子於文言又曰坤至柔而動也剛方即剛也因問見李籲錄明道語中却與先生說別解至剛處云剛則不屈則是於至剛已帶却直意又曰以直道順理而養之則是以直字連下句在學者著工夫處說却先生曰先兄無此言便不講論到此舊嘗令學者不要如此編錄纔聽得轉動便別舊曾看只有李籲一本無錯編者他人多只依說時不敢改

動或脫忘一兩字便大別李顛却得其意不拘
言語徃徃錄得都是不知尚有此語只剛則不
屈亦未穩當嘉謂孟子集註以直字連下句語
類論之詳矣

○遺書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

孤德不孤與物同故不孤也嘉按小註程子六條第一條遺

書第二條上二句遺書下一句外書第三四五

條遺書第六條粹言

○遺書曰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仁者人此者也敬
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
矣行仁義豈有直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
夫能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與物同矣故曰敬
義立而德不孤是以仁者無對放之東海而準
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海而準放之北海而準
醫家言四體不仁最能體仁之名也一本醫字下別為一
章○語類曰敬立而內自直義形而外自方若欲以敬要去直內以義要去方外即非矣
○遺書曰論語有二處堯舜其猶病諸博施濟

衆豈非聖人之所欲然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
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然所養
有所不贍此病其施之不博也聖人所治不過
九州四海然九州四海之外聖人亦非不欲兼
濟然所治有所不及此病不能濟衆也推此以
求脩己以安百姓則爲病可知苟以爲吾治已
足則便不是聖人脩己以安百姓須有所施爲
乃能安人此則自我所生學
至堯舜則自有堯舜之事言孝者
必言曾子不可謂曾子之孝已甚集義所生非
義襲而取之也集義是積義所生如集大成若

累土爲山須是積土乃成山非是山已成形乃
名爲義一作山
一作土浩然之氣難識須要認得當行
不慊於心之時自然有此氣象然亦未盡須是
見至大至剛以直之三德方始見浩然之氣若
要見時且看取地道坤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
利方便是剛大便是大直便是直於坤不言剛
而言方者言剛則害於地道故下一作
不復云至
柔而動也剛以其先言柔而後云剛無害大只
是對小而言是大也剛只是對柔而言是剛也

直只是對曲而言是直也如此自然不習無不
利坤之六二只爲已是地道又是二又是六地
道之精純者至如六五便不同欲得學且只看
取地道坤雖是學者之事然亦有聖人之道乾
三、是聖人之事坤 聖賢之道其發無二但至一作
六、二、是學者之事 只有深淺大小

○遺書曰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只明人理
敬而已矣便是約處易之乾卦言聖人之學坤
卦言賢人之學惟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

立而德不孤至于聖人亦止如是更無別途穿
鑿繫累自非道理故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更不
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不害則塞乎天
地一爲私心所蔽則斂然而餒知其小也思無
邪無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
者皆由不敬不正也

○遺書曰主一無適敬以直內便有浩然之氣
浩然須要實識得他剛大直不習無不利
○遺書曰率氣者在志養志者在直內

○孟子論養氣只全就已發處說程子論養志自當就未發處說養志莫如敬以直內各是一義自不妨內外交養不可說孟子救告子義外之失而姑爲此言也語類五

○養氣二項敬以直內必有義以方外集義語類五

二十

○或問閑邪王如何曰王似持其志閑邪似無暴其氣閑邪只是要邪氣不得入王則守之於內二者不可有偏此內外交相養之道

也

語類九十六

○外書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爲學本

○遺書曰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此與敬以直內同理謂敬爲和樂則不然然敬須和樂只是中心沒事也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直是直上直下胸中無

纖毫委曲方是割截方整之意

方疑是齊語類

○遺書曰敬以直內有主於內則虛自然無非僻之心如是則安得不虛必有事焉須把敬來

做件事著此道最是簡最是易又省工夫爲此語雖近似常人所論然持之一本有久字必別

○遺書曰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是須坐禪入定云云近思載之

○遺書曰道之外無物云云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云云嘉謂此游定夫所錄近思錄載之

○遺書曰昨日之會大率談禪使人情思不樂

歸而悵悵者久之此說天下已成風其何能救古亦有釋氏盛時尚只是崇設像教其害至小今日之風便先言性命道德先驅了知者才愈高明則陷溺愈深云云佗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云云嘉謂此呂與叔東見二先生語佗以下近思注入之佗作佛

○問佛家如何有敬以直內曰他有箇覺察可以敬以直內然與吾儒亦不同他本是箇不耐

頰底人故盡欲掃去吾儒便有是有無是無於
應事接物只要處得是語類九

○釋氏只要空聖人只要實釋氏所謂敬以直
內只是空豁豁地更無一物却不會方外聖人
所謂敬以直內則湛然虛明萬理具足方能義
以方外語類百

二十六

○答李伯諫書曰來書謂伊川先生所云內外
不備者為不然蓋無有能直內而不能方外者
此論甚當據此正是熹所疑處若使釋氏果能

敬以直內則便能義以方外便須有父子有君
臣三綱五常闕一不可今日能直內矣而其所
以方外者果安在乎又豈數者之外別有所謂
義乎以此而觀伊川之語可謂失之恕矣然其
意不然特老兄未之察耳所謂有直內者亦謂
其有心地一段工夫耳但其用功却有不同處
故其發有差他却全不管著此所以無方外之
一節也固是有根株則必有枝葉然五穀之根
株則生五穀之枝葉華實而可食稊稗之根株

則生稊稗之枝葉華實而不可食此則不同耳
 參朮以根株而愈疾鉤吻以根株而殺人其所
 以殺人者豈在根株之外而致其毒哉來書云不能於
根株之外別致其巧也故明道先生又云釋氏惟務上達
 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
 屬但有間斷非道也此可以見內外不備之意
 矣然來書之云却是從儒向佛故猶藉先生之
 言以為重若真胡種族則亦不肯招認此語矣
 如何如何文集

○答胡季隨書曰遺書說釋氏有直內無方外
 者是游定夫所記恐有差誤東見錄中別有一
 段說既無方外則其直內者豈有是也語意始
 圓可細考之文集

○游定夫編明道語言釋氏有敬以直內無義
 以方外呂與叔編則曰有敬以直內無義以方
 外則與直內底也不是又曰敬以直內所以義
 以方外也又曰游定夫晚年亦學禪語類九十六
 ○問遺書云釋氏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

外則未也道夫於此未安先生笑曰前日童輩
卿正論此以為釋氏大本與吾儒同只是其未
異其與言正是大本不同因檢近思錄有云佛
有一箇覺之理可言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
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這是當時記得
全處前者記得不完也又曰只無義以方外則
連敬以直內也不是了又曰程子謂釋氏唯務
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耶亦此
意

語類百

二十六

○答陳正己書曰敬以直內近思錄注中別有
一語先生指意甚明蓋雖不以為無然未嘗以
為即與吾之所謂敬以直內者無毫髮之差也

文集

○泰九二象傳无往不復天地際也小註東萊
呂氏曰无平不陂天地際也今本作无往不復
晁氏云宋衷本作无平不陂无往不復鄱陽董
氏曰按程傳仍今本本義從古易然先儒間兩
存之今不敢輒改姑從程傳云

謙初六象之傳詩曰自牧歸美洵美且異匪女之爲美
風靜女篇曰自牧歸美洵美且異匪女之爲美
美人之貽傳曰此淫奔期會之詩牧外野也美
茅之始生者洵信也女指美而言也言靜女又
贈我以美而其美亦美且異然非此美之爲美
特以美人之所贈故其物亦美按詩傳所解牧
字義與程傳之說不同易本謂卑以自養也
○外書曰自牧歸美卑以自牧之意美柔順意
自牧歸順信美且異此非是女能如此美乃賢

美人貽之如此深美之所以切責之序言衛君
無道夫人無德

○遺書曰凡易卦有就卦才而得其義者亦有
舉兩體便得其義者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
此是就卦才而得隨之義澤中有雷隨此是就
象上得隨之義也

○東萊聰明看文理却不予細向嘗與較程易
到噬嗑卦和而且治一本治作洽據治字於理
爲是他硬執要做洽字和已有洽意更下洽字

不得緣他先讀史多一作讀史來多而所以看麓著眼
讀書須是以經為本而後讀史語類百二十嘉按詩
云既和且平

○呂伯恭與朱侍講元晦書曰易傳差誤處旦
夕便迺往金華誘謹厚士人釐正啜嗑和且治
矣一段發明尤善蓋當時草草之過也更看得
有誤處告徑附置來臨安俟刊改斷手即摹印
數本拜納東萊集二十七又曰易傳聞婺女刊正已異
以相去遠不能一一如來喻但改正誤字而已其版樣未整者皆未暇知也已令印

數本俟到上納同上

○爾雅十月為陽註純陰用事嫌於無陽故以
名云疏詩小雅云日月陽止是也

○吳晦叔問程子語錄云復非天地之心復則
見天地之心茲乃道非陰陽所以陰陽者道也
理明辭瑩無可疑者而於其後又云復其見天
地之心一言以蔽之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而
於易傳亦云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
如此則是以一陽為天地之心大與前言相戾

甚非反復其道七日來復之旨也望為精剖以祛所疑曰易傳所謂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此語言近而指遠其為完全蓋非指一陽而言也言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細味之可見一言以蔽之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不知在遺書中甚處檢未見但見微言中載此句而文亦不備便中幸詳示諭當更思之耳畢竟覺得此語未安反復其道七日來復不知晦叔如何說

南軒集
二十九

○方賓王問或者曰易傳曰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皆妄也乃邪心也誼舊常疑此語以為離邪即歸於正所謂閑邪存其誠非閑邪之外別有誠可存也但閑邪則誠自存矣後來方覺看得不精元不曾實體得只是將言語尋求所以草草如此夫莊敬持養此心既存亦可謂之無邪心矣然知有未至理有未窮則於應事接物之際不能處其當則未免於紛擾而敬亦不得行焉雖與流放而不知者異然苟不合正理則

亦未免爲妄與邪心也故致知所以爲大學之
首與其用力之次第則先生所作大學傳所引
程子游氏胡氏之言數條是也但莊敬持養又
其本耳近來學者多說萬理具於心苟識得心
則於天下之事無不得其當而指致知之說爲
非其意大率謂求理於事物則是外物誼竊謂
知者心之所覺吾之所固有蓋太極無所不該
而天下未嘗有心外之物也惟其汨於物欲亂
於氣質故其知乃始蔽而不明而敬以持之思

以通之者亦曰開其蔽以復其本心之知耳程
子曰凡一物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者豈皆窮
之於外哉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所以處之者欲
窮其當則固在我矣程子曰致思如掘井初有
渾水久後稍引動則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渾
濁久自明快矣所謂渾水與明快非自外來蓋
亦開其蔽而本心之明漸見耳此心分量之大
而運用之無窮豈一事一物之所能該一事適
其當他日或未然則亦不得爲心正必也如程

子所謂覺悟貫通於天下萬物之理無一毫之
不盡則義精而用妙始可以言盡心知性矣不
知或者識心之說豈一超直入者乎曰所論易
傳無妄之說甚善但所謂雖無邪心而不合正
理者實該動靜而言如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
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雖無邪
心而只此不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事接物處
理當如彼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
出於有意之私然只此亦是不合正理既有不

合正理則非邪妄而何恐不可專以莊敬持養
此心既存為無邪心而必以免紛擾敬不得
行然後為有妄之邪心也所論近世識心之弊
則深中其失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蓋將推
此以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識心者乃欲恃此
而外天下之理是以古人知益崇而禮益卑今
人則論益高而其狂妄恣睢也愈甚得失亦可
見矣文集○此答語答未結前答問地亦書
廖子晦書亦有之
○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亦妄也無私心而當

理則仁矣

居業錄一

○无妄六二之傳小註朱說前條答何叔京書

後條答余彙孫書之語見文集其書大亦曰

○潘子善易傳問曰大畜彖曰能止健大正也

傳曰能止乎健者非大正則安能據大畜天在

山中之象則是能止其健於下也今日曰止乎健

者不知是止於健還是止其健耶伏乞批誨曰

能止健言以艮之止止乾之健也傳意亦是如

此但其文勢似倒他亦多此類也

文集

○大過九二之傳劉琨勸進表云生繁華於枯

蕙文選此句上有所謂二字則琨以前之語

○潘子善問習坎八卦中獨坎加習字說者多

矣未知義果如何曰此等不必深求其說文集傳

一始於中小註朱說亦文集子善問目之答語

○語類七十二問咸傳之九四說虚心貞一處

全似敬曰蓋嘗有語曰敬心之貞也嘉按此文

夫書中語

○蒙引曰味九四爻象大旨是一正一反說蓋

貞者虛中無我之謂也。憧憧往來，反是。吉。悔亡。者感無不通也。朋從爾思，反是。此蓋霸王之辨也。此爻辭關涉最大，而要分明是心學心法與艮卦象辭一般。

○或問咸上六咸其輔頰，舌竊意。此爻宜有悔吝，而不言悔吝，何也？朱子曰：吉凶悔吝，係乎邪正。此但見其不足以感人之意耳。未見有失故，不得以悔吝言也。此亦文集答子善問易傳書之語，小註入此，本義下誤也。

○恒彖傳蒙引曰：正蒙天道篇曰：日月得天得

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天也。此與程傳合。蓋程張二先生當時同會講易，此等處恐俱嘗共商量。過後學似不可更立別說。但據本文云：日月得天，其意若自然明白，分明一箇得天在目前，似不消說到往來盈縮之順天理處。故雖有程張之說在，而愚心終未能釋然也。

○恒上六之傳：抖擻玉篇，抖，多口切，擻，思口切，抖擻，起物也。

○遯彖之傳：王允謝安之於漢晉，朱子議之見

語類

○遯九三語類問畜臣妾吉伊川云待臣妾之道君子待小人亦不如是如何曰君子小人更不可相對更不可與相接若臣妾是終日在自家脚手頭若無以係之則望望然去矣又曰易中詳識物情備極人事都是實有此事今學者平日只在燈牕下習讀不曾應接世變一旦讀此皆看不得某舊時也如此即管讀得不相入所以常說易難讀

○大壯上六之傳小註亦文集答子善問目之語

○晉卦之傳小註亦文集子善問目之答語

○晉象之傳曰昭德塞違昭其度也桓二年左傳之文

○子善問晉六三衆允悔亡傳曰或曰不由中正而與衆同得爲善乎曰衆所允者必至當也竊謂世固有不義而得衆如齊之陳氏魯之季氏者矣顧可以爲善乎曰易是虛設之辭不可

以實迹論若以卦象言之則順而麗乎大明自不應有不善也文集

○漢郊祀志衛譚奏議曰臣聞廣謀從眾則合於天心

○家人嚴君小註朱說亦文集子善問目之答語

○蹇六二之傳忠蓋大雅云王之蓋臣無念爾

祖文王蜀志董和傳註偉度者為亮王簿有忠

蓋之效十六

○子善問蹇九五大蹇朋來傳以其無剛陽之臣不足以濟蹇竊謂自古患君之不剛明耳未有有君而無其臣者也傳又以李固王允周顛王導為言竊意當時正以無剛明之君故耳設使有之數子未必能有為也更乞指教曰讀易當看卦畫時節不可以此論文集

○萃象傳小註建安丘氏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用兵亂也去兵亦亂也君子當萃聚之世而除戎器非右武也特戒不虞而已如秦皇之鎖

鋒鏑鑄金人李唐之議銷兵則非謂之除戎器
漢武席文景富庶之極至窮兵黷武以事四夷
又豈戒不虞之義哉

○震豕之傳曰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者唯
誠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

○外書曰伊川先生貶涪州渡漢江中流船幾
覆舟中人皆號哭伊川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
及岸同舟有老父問曰當船危時君正坐色甚
莊何也伊川曰心存誠敬耳老父曰心存誠敬

固善然不若無心伊川欲與之言而老父徑去

邵氏見聞錄○嘉按淵源錄亦引邵氏見聞錄
載之先生下有言昔二字老父皆作父老正坐
色甚莊作獨無怖色耳作爾無又曰伊川涪陵
言而之而去下有顧二字

之行過灩澦波濤洶湧舟中之人皆驚愕失措
獨伊川凝然不動岸上有樵者厲聲問曰舍去
如斯達去如斯欲答之而舟已行震澤語錄又曰伊
川先生自涪州順流而歸峽江峻急風作浪湧
舟人皆失色而先生端坐不動岸旁有問者云
達後如此舍後如此先生意其非凡人也欲起

重刊草
卷之二
揖之而舟去遠矣

汪端明記親見呂舍人十一
文說按此段已見邵氏見聞

錄及震澤語錄恐當
以邵氏所記爲正

○語類九十七曰記錄言語有不同處如伊川
江行事有二處載一本云伊川自涪陵舟行遇
風舟人皆懼惟伊川不動岸上有負薪者遙謂
之曰達後如此捨後如此伊川欲答之而舟去
已遠矣一本謂既至岸或問其故伊川曰心存
誠敬爾或曰心存誠敬曷若無心伊川欲與之
言已忽不見矣其嘗謂前說不然蓋風濤洶湧

之際負薪者何以見其不懼而語言又何以相
聞耶孰若無心之說謂隱者既言則趨而辟之
可也謂其忽然不見則若鬼物然必不然矣又
况達之與捨只是一事安得有分別耶

○程允夫問伊川舟行遇風端坐不爲之變自
以爲誠敬之力烈風雷雨而舜不迷錯其亦誠
敬之力歟曰舜之不迷此恐不足以言之

文集

○答呂士瞻書曰近讀易見得彖辭解云艮其
止止其所也正說此句之意則所謂艮乃止也

皆乃當止之所也程先生於此句下亦作此說却本上文卦辭之義蓋理自通但文王意則只當依孔子所解為是不須更引不見之說以雜之也文集

○子善問良行其庭不見其人傳曰庭除之間至近也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也外物不接內慾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夫人豈能不交於物而孑然自立於世哉意此所謂不交者謂非已之所當應則雖在至近而猶不

見也若非所當應亦感之而動則非所以為止矣未知是否曰熟讀彖傳之詞可見文義良其皆乃止其所之意程傳恐非本文之旨文集

○艮六二小註朱說前條文集答余藝孫問者

遺書曰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經只

止外書周茂叔謂一部法華經只消一箇艮卦

可了嘉謂聖易佛經邪正頓異不可以比較此只一時之言耳遺書注文六字以為外書之注可也

子善問豐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程子曰鬼神者造化之跡然天地盈虛即是造化之跡矣而復言鬼神何耶曰天地舉全體而言鬼神指其功用之迹似有人所為者以謙卦彖辭推之尤明白○文集

○外書曰先生過成都坐于所館之堂讀易有造桶者前視之指未濟卦問先生曰何也曰三陽皆失位先生異之問其姓與居則失之矣易傳曰聞之成都隱者西室所聞云田夫釋未者誤

○語類七十七曰伊川說未濟男之窮為三陽失位以為斯義得之成都隱者見張欽夫說伊川之在涪也方讀易有箍桶人以此問伊川伊川不能答其人云三陽失位火珠林上已有伊川不曾看雜書所以被他說動了嘉按遺書曰叔一生不曾

看莊列非禮勿動勿視出於於天與從幼小有如是才識

○蒙引朱子曰張敬夫說伊川之在涪云云今按三陽失位之說亦未盡自有本義在矣又按宋史譙定傳云程頤之父珦嘗守廣漢頤與兄

顯皆隨侍進成都見籀桶者挾冊就視之則易也欲擬議致詰而籀桶者先曰君嘗學此乎因指未濟男之窮以發問二程遜而問之則曰三陽失位兄弟渙然有所省翌日再過之則去矣其後袁滋入洛問易於頤頤曰易學在蜀耳滋入蜀訪問久無所得已而見賣醫薛翁於眉邛間與語大有所得不知所得何語也滋聞人按譙定所傳之言爲得本末敬夫所述或欠真切嘉謂籀者之事外書略而譙傳詳耳欽夫以爲

在涪之事其是非亦未可知蔡氏謂欠真切何耶伊川答滋語豈其然乎遺書載謝公師直與程子論易程子未之許也公曰昔與伯淳亦謂景溫於春秋則可易則未也程子曰以某觀之二公皆深於易者也公曰何謂也子曰以監司論學而主簿敢以爲非爲監司者不怒爲主簿者敢言非深於易而何此等皆一時之語耳

未濟上九象傳小註雲峰胡氏曰既濟以中道離之中也未濟中以行正坎之中也既濟九

五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時。時，即所謂中也。未濟上九不知節，節，即所謂中也。堯之授舜，只是一中字。易三百八十四爻，只是一時字。於小象之末曰：中曰時。易之大義，略可見矣。末一句亦不知節，也不知節者，不知隨時以取中也。大易教人之意切矣。

○遺書議劉牧上下經之說

入關語錄

○上下篇義亦易之蘊也。篇義，小註建安雙湖之說。咸卦，小註建安雲峰之說。彖傳，小註雲峰

之說。恒卦，小註隆山之說。巽卦，小註雲峰之說。既未卦，小註雲峰之說。未濟上九象傳，小註西溪隆山厚齋之說。序卦傳，小註雙湖之說。雖聖人之意不可得而知，然各自皆通。

但建安一條或曰云云為贅

許氏讀易私言亦通

見魯齋全書四

亦可以見易道之無窮也

○蕭氏讀易攷原全書

原上下經分卦原上下經合卦原上下經卦序

新安朱升尤珍重之，而錄之。其所著周易旁註，嘉謂蕭說亦非不通，而區別之甚矣。

○讀易攷原曰易變易也震之三畫變其上則爲離昔之不中者於是乎中矣又變其中畫則爲乾昔之不全者於是乎全矣巽也艮也兌也亦然此孟子人皆可爲堯舜伊川學須變化氣質之義也易之象玩而索之其義無窮因附論於兩經卦序已畢之後

文會筆錄十一之一

終

文會筆錄十一之二

遺書曰神農作本草古傳一日食藥七十死非也若小毒亦不當嘗若大毒一嘗而死矣安得生其所以得知者自然視色嗅味知得是甚氣作此藥便可攻此病須是學至此則知自至此嘉按帝王世紀曰炎帝嘗味草木宣藥療疾著本草四卷至梁陶洪景唐李世勣等注叙爲二十卷淮南子曰神農始嘗百草之滋味當此之時一日而七十毒世本曰神農和藥濟人則百

藥蓋自神農始也。梁陶洪景本草序曰：神農氏王天下，宣藥療疾，以拯夭傷。高氏小史曰：炎帝嘗百藥以治病，嘗藥之時百死百生。事物紀原七

○孟子神農之言，小註慶源輔氏曰：陰陽醫方所稱黃帝之說，如素問靈樞之類是也。使真有神農黃帝之說傳於世，孔孟豈得而不稱述之哉？新安陳氏曰：後世小道必推古聖賢為宗，以求取信於世故也。

○答呂子約書曰：所謂五帝紀所取多，古文尚

書及大戴禮為王為知所考信者，然伏羲神農見易大傳乃孔聖之言，而八卦列於六經為萬世文字之祖，不知史遷何故乃獨遺而不錄，遂使史記一書如人有身而無首，此尚為知所考信者耶？文集四十八

○邵子曰：素問陰符七國時書也。觀物外篇又曰：素

問密語之類於術之理可謂至也。同上

○語類百三十八曰：素問語言深靈樞淺較易

○古今醫統三內經正如禮記之萃於漢儒而

與孔子子思之言並傳也

史醫

○遺書曰素問之書必出於戰國之末觀其氣象知之天之氣運只如此但繫看者如何設如定四方分五行各配與一方是一般絡角而看之又一般分而為二十四又一般規模大則大規模小則小然善言亦多如言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善觀人者必有見於已

○遺書曰素問書出於戰國之末氣象可見若是三皇五帝典墳文章自別其氣運處絕淺近如將二十四氣移換名目便做千百樣亦得○遺書曰觀素問文字氣象只是戰國時人作謂之三墳書則非也道理却總是想當時亦須有來歷其間只是氣運使不得錯不錯未說就使其法不錯亦用不得除是堯舜時十日一風五日一雨始用得且如說潦旱今年氣運當潦然有河北潦江南旱時此且做各有方氣不同又却有一州一縣之中潦旱不同者怎生定得

○問遺書云堯舜幾千年其心至今在何謂也
 曰此是心之理今則分明昭昭具在面前語類九十
 七朱子感興詩云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是也

○遺書仲尼當周衰轍環天下顏子何以不仕
 曰此仲尼之任也使孔子得行其道顏子不仕
 可矣然孔子既當此任則顏子足可閉戶為學
 也嘉謂顏子不之不恐亦字之誤語類九十三
 問孔子若見用顏子還亦出否曰孔子若用顏

子亦須出來做他次一等人如孔子做宰相顏
 子便做參政

○遺書曰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之
 言有德者止言已分事造道之言如顏子言孔
 子孟子言堯舜止是造道之深所見如是東見錄
 ○遺書曰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孟子言已
 志者有德之言也言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師訓
 ○遺書曰異教之說其盛如此其久又如是亦
 須是有命然吾輩不謂之命也

遺書正叔言某家治喪不用浮圖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自不用釋氏道場之用螺鈸蓋胡人之樂也今用之死者之側是以其樂臨死者也天竺之人重僧見僧必飯之因使作樂於前今乃以爲之於死者之前至如慶禱亦雜用之是甚義理如此事被他欺謾千百年無一人理會者

○外書明道先生嘗至禪寺方飯見趨進揖遜之盛嘆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伊川嘗言今僧

家讀一卷經便要一卷經中道理受用儒者讀書却只問了都無用處語類九十七外書錄伊川語今僧家讀一卷經便要一卷經中道理受用儒者讀書却只問了都無用處又明道嘗至禪房方飯見其趨進揖遜之盛歎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二說如何曰此皆歎辭也前說歎後說之學者不能著實做工夫所以都無用處後說歎吾儒禮儀反爲異端所竊取但其間記錄未精故語意不圓所以爲可疑耳文集答汪尚書

書曰孔子言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豈
真慕夷狄明道適僧舍見其方食而曰三代威
儀盡在是矣豈真欲入叢林耶

○遺書曰灑掃應對與佛家默然處合語類百
二十六問佛默然處如何曰是他到處曰如何
與灑掃應對合曰蓋言精粗無二嘉按佛默拈
華禪家言之佛經無之人天眼目引王荊公之
言曰出于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山庵雜錄此
經佛藏無之王氏宋氏之言奚足據乎遺書又

有云尺居却龍見淵默却雷聲此亦借用莊子
以言我意爾又維摩默然見維摩經

○近看石林過庭錄載上蔡說伊川參某僧後
有得遂反之蜀本作去偷其說來做已使是為洛學

某也嘗疑如石林之說固不足信却不知上蔡
也恁地說是怎生地向見光老示及其僧與伊

川居士帖後見此帖乃載山谷集中後又見蜀本
有文集別有跋此帖者蜀本作語乃僧與潘子真潘

乃興嗣帖蜀本云其所載於山谷集者以山
之子也帖谷嘗錄其語而或以為山谷帖也○

淳錄云其非與伊川明矣其差謬類如此但當初佛學只是說無存養底工夫至唐六祖始教人存養工夫當初學者亦只是說不曾就身上做工夫至伊川方教人就身上做工夫所以謂伊川偷佛說為已使義剛○語類百二十六

○問靈源與潘子真書今人皆將做與伊川書謂伊川之學出於靈源也恐後人以入傳燈錄中如退之之比不知可寓於何書注破云某舊十年前聞此事則半夜起來為作文矣其好辨

甚也

語類百二十六○靈源筆語有與伊川居士書

○遺書曰叔一生不曾看莊列非禮勿動勿視出於天與從幼小有如是才識

○語類九十二明道曾看釋老書伊川則莊列亦不曾看先生云後來須著着不看無緣知他道理

○遺書曰聖人盡道以其身所行率天下是欲天下皆至於聖人佛以其所賤者教天下是誤天下也人愈才明往往所陷溺愈深

遺書問釋氏理障之說曰釋氏有此說謂既明此理而又執持是理故為障此錯看了理字也天下只有一箇理既明此理夫復何障若以理為障則是已與理為二嘉按理障見華嚴朱子答李伯諫書曰來書云以理為障者特欲去其私意小智真謂認私意小智作理字正是不識理字來書又謂上蔡云佛氏不肯就理者為非真謂若不識理字則此亦未易以口舌爭也他日解此乃知所言之可笑耳

文集

○外書問佛戒殺生之說如何曰儒者有兩說一說天生禽獸本為人食此說不是豈有人為蟻虱而生耶一說禽獸待人而生殺之則不仁此說亦不然大抵力能勝之者皆可食但君子有不忍之心爾故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舊先兄嘗見一蝎不忍殺放去頌中有二句云殺之則傷仁放之則害義嘉按放蝎頌全文逸

○遺書曰禪家出世之說如閉目不見鼻然鼻

自在又曰釋氏有出家出世之說家本不可出
却為他不父其父不母其母自逃去固可也至
於世則怎生出得既道出世除是不戴皇天不
履后土始得然又却渴飲而饑食戴天而履地
讀書續錄曰釋氏出世法天地陰陽古今皆世也而可出哉嘉謂此論尤正
矣然彼出世者謂脫出世纏也出家亦更有在
家出家之說如是之言豈可勝關之哉要之迹
斷之說尤為省易矣

○朱子排佛曰今不消窮究他伊川所謂只消

就跡上斷便了

語類百二十六

遺書迹斷之說四條其

一見端伯傳師說其一入關語錄其一近思錄
載之其一曰先生不好佛語或曰佛之道是也
其迹非也曰所謂迹者果不出於道乎然吾所
致其迹耳其道則吾不知也使其道不合於先
王固不願學也如其合於先王則求之六經足
矣奚必佛嘉謂云如其合云奚必佛為使學者
不化于彼云爾外書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吾儒
同處問伊川先生先生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

本領不是一齋差却近思朱子答吳斗南書曰

佛學之與吾儒雖有略相似處然正所謂貌同

心異似是而非者不可不審明道先生所謂句

句同事事合然而不同者真是有味非是見得

親切如何敢如此判斷耶文集○明道之語
程氏之書脫之

○問伊川何因見道曰他說求之六經而得也

是於濂溪處見得箇大道理占地位了語類六
十七

○讀書錄六曰道學明而異端息程朱之功也

○語類百九舜功問歐陽公本論亦好但未結

未盡曰本論精密却過於原道原道言語皆自

然本論却生受觀其意思乃是聖人許多憂慮

做出却無自然氣象下篇不可曉德粹云以拜

佛知人之性善先生曰亦有說話佛亦教人爲

善故渠以此觀之也至矣

○前輩說除却浮屠祠廟天下便知向善見程
氏外

書注語類百二十六曰自浮屠氏入中國善之名

便錯了渠把奉佛爲善如脩橋道造路猶有益

於人以齋僧立寺爲善善安在所謂除浮屠祠

寺程

廟便向善者天下之人既不溺於彼自然孝父
母悌長上做一好人便是善

○遺書或問賈誼曰誼之言曰非有孔子墨翟
之賢孔與墨一言之其識小矣其亦不善學矣
○遺書曰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學也以其
舍正道而之他也相如太史遷之才至矣而君
子弗貴也以所謂學者非也

○遺書問退之讀墨篇如何曰此篇意亦甚好
但言不謹嚴便有不是處且孟子言墨子愛其

兄之子猶鄰之子墨子書中何嘗有如此等言
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於此大凡儒者
學道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楊朱本是學義墨子
本是學仁但所學者稍偏故其流遂至於無父
無君孟子欲正其本故推至此退之樂取人善
之心可謂忠恕然持教不知謹嚴故失之至若
言孔子尚同兼愛與墨子同則甚不可也後之
學者又不及楊墨楊墨本學仁義後人乃不學
仁義但揚墨之過被孟子指出後人無人指出

故不見其過也

○遺書曰退之言漢儒補綴千瘡百孔漢儒所壞者不少安能補也

○遺書曰韓退之作姜里操云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道得文王心出來此文王至德處也

○遺書曰韓退之頌伯夷甚好然只說得伯夷介處要知伯夷之心須是聖人語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此甚說得伯夷心也

○遺書曰韓退之言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

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此言却好只云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便亂說只如原道一篇極好退之每有一兩處直是搏得親切直似知道然却只是搏也

○遺書曰退之晚來為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原性等文皆少時作

遺書曰韓文不可漫觀晚年所見尤高

語類五十一曰漢唐諸人說義理只與說夢相似至程先生兄弟方始說得分明唐人只有退之說得近旁然也只似說夢但不知所謂劉迅者如何曰迅是知幾之子據本傳說迅嘗注釋六經以為舉世無可語者故盡焚之曰想只是他理會不得若是理會得自是著說與人

韓歐已前不好佛老者唐傅奕耳見通鑑綱目韓

歐之後程張之前闢異端者孫泰山石守道也

黃氏日抄五十九論原道非也

南軒集三十答朱元晦問曰經乃天下之常經所謂堯舜之道也經正則庶民曉然趨於正道邪說不能入矣但反經之妙乃在我之事不可只如此說過也只如自唐以來名士如韓歐輩攻異端者非不多而卒不能屈之者以諸君子猶未能進夫反經之學也如後周李唐及世宗蓋亦嘗變其說旋即興復而愈盛者以在上者未知反經之政故也

東萊集三十與陳同甫書曰本論止有兩篇
建本中篇乃下篇嘉謂真西山文章正宗所載
可考見

敬軒曰歐公本論由韓公明先王之道以道
之一語以立意也讀書錄七又曰唐之韓子乃孟子

以後絕無僅有之大儒原道原性篇雖博愛三
品之語有未瑩者然大體明白純正程子所深
許朱子又為考正其書誠非淺末者可得而窺
也後學因見朱子兼論其得失而不知此乃責

備賢者之意遂妄論前賢若不屑為者其可謂

不知量也甚矣讀書錄三又曰當韓子之時異端顯

行百家並倡孰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
軻為相傳之正統又孰知孟軻氏沒而不得其
傳又孰知仁義道德合而言之又孰知人性有
五而情有七又孰知尊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又
孰敢排斥釋氏濱於死而不顧若此之類大綱
大節皆韓子得之遺經發之身心見諸事業而
伊洛真儒之所稱許而推重者也後學因見先

儒有責備之言遂勦拾其說妄議韓子若不足
學者設使此輩生韓子之時無先覺以啓其迷
無定論以一其志吾見淪於流俗惑於異端之
不暇又安敢窺韓子之門墻哉故論韓子之得
失在周程張朱數君子則可苟未及數君子皆
當自責自求殆未可輕加詆議以取僭妄之罪
也同上又曰韓子氣質明敏剛正樂易寬厚皆過
于人但生於學絕道散之時無所講明切磋以
底大就使生宋時得與道學諸君子游則其所

立當不止是矣同上又曰性理之學經周程張朱
諸君子發揮如此明白當時親炙者尚失其意
而韓子生於道術壞爛之餘無所從遊質正乃
能卓然有見排斥異端扶翼正道遂有立於天
下後世真可謂豪傑之才矣同上又曰韓子謂世
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嘉按韓文答呂
擊山人書語其自
任如此讀書續
錄一
○敬齋曰韓退之極聰明志大才高故程子言
自孟子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才見此人如原

垂加草
文會筆錄十一
道等篇亦窺見聖人之用論性亦過於荀揚惜
乎未得聖賢用功之要故用力雖勤多在文字
言語之間自任雖重於義理本原終未有得其
以博愛爲仁行而宜爲義雖能窺見仁義之用
於仁義之本體有所未窺也昔孔子言立人之
道曰仁與義則人之道乃仁義之所爲以見人
之身全體是仁義命之於天全之於我而博愛
與行而宜不足以盡之也子思曰仁者人也義
者宜也以見仁即人身之理義即其理之宜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以見人心全體是
仁義乃當行之理程子言心如穀種仁則其生
之性則益親切矣朱子曰仁者本心之全德是
舉仁而義在其中即程子所謂專言之仁也又
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是
兼體用而言也蓋孔子子思孟子程子之言極
親極切朱子之言尤詳尤備惜退之未覩乎此
也
居業錄二

○困學紀聞十七云原道佛者曰孔子吾師之

弟子也蓋用佛書三聖弟子之說謂老子仲尼顏子也緯文瑣語云

○瑯耶代醉三十一曰溧水縣南七十五里相傳有儒童寺本孔子祠唐景福二年立以孔子適楚經此南唐改曰儒童寺蓋釋氏有所謂造天地經云寶曆菩薩下生世間曰伏羲吉祥菩薩下生世間曰女媧摩訶迦葉號曰老子儒童菩薩號曰孔子復有清淨法行經云真丹國人難化佛遣摩訶迦葉往為老子淨光童子往為

孔子又遣月明儒童往為顏回三弟子者出生其國乃能從化故唐杜嗣先有吉祥御宇儒童衍教之說而韓愈云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釋者遂有詆韓論甚矣其無忌憚也嘉按天台止觀言我遣三聖化彼真丹妙樂輔行引清淨法行經證之志磐佛祖統紀更援冢墓因緣經證之劉謚好佛者猶議其誕見三教平心論

著

○南史齊顧歡以佛道二家教異學者互相非

毀乃著夷夏論曰夫辯是與非宜據聖典道經云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淨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右腋而生墜地即行七步於是佛道興焉此出玄妙內篇佛經云釋迦成佛有塵劫之數出法華無量壽或爲國師道士儒林之宗出瑞應本起歡論之曰五帝三皇不聞有佛國師道士無過老莊儒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老非聖誰則當之然二經所說如合符契

道則佛也佛則道也云云嘉謂顧氏此論最爲笑回

○困學紀聞十云列子言西方之聖人西域之化人佛已聞於中國矣嘉按西方之聖人道者謂此指老子出史志經矣釋氏謂是指佛出唐琳法師對太宗表矣義楚法師釋氏六帖張無盡居士護法論林希逸口義長老邁吉祥辨偽錄空谷禪師尚直編亦皆云爾夫列莊寓言不定深辨之但仲尼篇之西方泛言之讓王篇之

指也史志經云孔子在魯望周之洛陽故在西方蓋指老子為西方聖人也孔子問禮之時先有猶龍之歎故此指老子也

佛祖通載周穆王下北山曰王時西極有化人來及山川移城邑入水火貫金石千變萬化不可窮矣王敬之若聖築中天臺以居之乃曼殊室利目連等示相也然王未知是佛弟子黃氏日抄曰列子才穎逸而性冲澹生亂離而思寂寞默察造化消息之運於是乎輕死生

輕視人間死生之常於是乎遺世事其靜退似老聃而實不為老聃老聃用陰術而列子無之其誕謾似莊周而亦不為莊周莊周侮前聖而列子無之不過愛身自利其學全類揚朱故其書有揚朱篇凡揚朱之言論備焉而張湛序其書乃謂往往與佛經相參余按列子鄭人而班馬不以預列傳其書八篇雖與劉向校讎之數合實則典午氏渡江后方雜出於諸家其皆列子之本真與否殆未可知今考辭旨所及疑於

佛氏者凡二章其一謂周穆王時西域有化人
來始於指佛然是時佛猶未生而所謂騰而上
中天化人之官者乃稱神游歸於說夢本非指
佛也其一謂商太宰問聖人於孔子孔子歷舉
三皇五帝非聖而以聖者歸之西方之人始於
指佛然孔子決不黜三五聖人而顧泛指西方
爲聖且謂西方不化自行蕩蕩無能名蓋寓言
華胥國之類絕與寂滅者不侔亦非指佛也使
此言果出於列子不過寓言不宜因後世佛偶

生西域而遂以牽合使此言不出於列子則晉
人好佛因列子多誕始寄影其間翼爲佛是張
本爾何相參之有哉且西域之名始於漢武列
子預言西域其說尤更可疑佛本言戒行而後
世易之以不必持戒者其說皆陰主列子皆斯
言實禍之嘉按今列子域作極不有卓識孰能無惑耶
○方氏十一錄曰列子海濱之國名曰終北莊
子南越之邑名曰建德皆寓言也其曰西方之
人者蓋類是耳豈謂西域太士耶且其言必非

孔子之言也何以明之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曰聖則不知則聖爲絕德耶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德至於則天猶非聖耶周之德其可謂至德矣而猶謂有未至耶舜盡善禹無間然皆以爲不可加也故曰虞帝爲不可及矣蓋孔子之論儒者所傳者如此豈以中華之帝王皆非聖而西方之夷爲聖耶豈惟非孔子之言亦必非列子之言也而逢衣之徒援之以佞佛蓋人心之不正橫議之大作可爲長太息也夫又曰

西方聖人乃張氏屬語儒者每每援以佞佛佛如有知不受也

○惜陰錄三曰都穆聽雨紀談云世傳漢明帝時佛法始入中國非也列子曰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穆王事之作中天之臺其高千仞以爲周時有佛久矣予謂穆未嘗細讀列子也按列子周穆王篇其略曰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及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

路寢以居之化人以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
王之厨饌腥蠖而不可饗王之嬪御臞惡而不
可親穆王乃改築中天之臺其高千仞粉白黛
黑玉環正若充滿其中奏承雲六瑩九韶晨露
以樂之日獻玉衣玉食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
而臨之居無何謁王同遊王執化人之祛騰而
上者中天迺止及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
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
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所有王實

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俯視其宮
榭若累塊積蘇焉自以爲居數十年不思其國
也化人復謁王同游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
光影所照目眩不能視音響所來耳亂不能得
聽百骸六藏悖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
化人移之若碩虛焉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
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晞王問
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大有類於後世唐明
皇遊月宮之事蓋幻術也穆未之考而遂以爲

佛豈不謬哉

○惜陰錄六曰佛字從人弗聲見不審也敷勿切與拂同音曲禮曰獻鳥者佛其首佛其首恐其喙害人故屈其首也又借爲輔佛之佛詩曰佛時仔肩佛與弼同孟子曰人則無法家拂士亦以拂爲弼蓋輔弼之臣必不能順其欲故也厥後釋氏之所謂佛蓋譯其梵音而借用之耳後人不察反以佛字爲符勿切以爲正音非也豈有佛未入中國而豫制一字以待之乎劉辰

翁韻會又引列子曰西方有聖人焉其名曰佛以證之殊不考列子無是言也按列子仲尼篇曰商大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而多識者也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不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商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爲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

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
名焉丘疑其爲聖弗知其真爲聖歟真不聖歟
商太宰嘿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列子此言蓋
寓言也所謂西方之人者亦化人之類當是時
西域未通中國豈指今之所謂佛乎況列子謂
孔子之言並未嘗云佛也不知劉辰翁因何於
韻會佛字下引此一句而慈湖王幼學綱目集
覽亦因之竟不可曉故特考而正之

○讀書錄四曰自有天地即有聖人之教西方

之學果是耶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三代之世又
何爲不出耶果非耶何其既出而好之者衆耶
西方之學未出而天下之治靡所缺既盛而前
代之治有所忽其殆有所乘而至耶抑氣化消
息邪正相勝而然耶余皆不知其故也又曰三
教之說其來久矣使教有三則天地之化亦有
三矣又曰孟子曰天之生物也一本而世以三
教並稱則是天之生物亦有三本耶

○遺書一曰游許之西湖在石壇上坐少頃脚

踏處便濕舉起云便是天地升降道理

○遺書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

○居業錄一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繼那天道便是善成那善便是性以此知性善無疑性惡者蔽於氣也氣從何出亦理之所為故程子又曰善惡皆天理但人自不可流於惡又曰不是善惡在性中相對而生既曰

不可流於惡不是在性中相對而生則元初只是善也

○嘗問先生其有知之原當俱稟得先生謂不曾稟得何處交割得來又語及太虛曰亦無太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無實於理者遺書讀書錄十或問太虛程子曰亦無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無實于理者朱子曰天下之理至虛之中有至實者存至無之中有至有者存夫理者寓于至有之中不可

以目擊而指數也觀程朱之言可以知道矣
○人氣便是天地之氣然就人身上透過如魚
在水水入口出腮但天地公共之氣人不得擅
而有之語類四

○適因舉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江民表云腔子
外是甚底請諸公下語已各有說更請擇之亦
下一語便中早見喻也別集六讀書錄六曰人只
于身內求道殊不知身外皆道渾合無間初無
內外也又曰不可將身外地面作虛空看蓋身

外無非真實之理與身內之理渾合無間也

○外書曰惟聖人可以踐形者人生稟五行之
秀氣頭圓足方以肖天地則形色天性也惟聖
人為能盡人之道故可以踐形人道者君臣父
子兄弟夫婦之類皆是也

○外書或曰五行是一氣曰人以為一物某道
是五物既謂之五行豈不是五物也五物備然
後能生且如五常誰不知是一箇道既謂之五
常安得混而為一也語類六問既是一理又謂
五常何也曰謂之一理亦

可五理亦可以一包之則一分之則五問分為五之序曰渾然不可分嘉謂此義王錄詳之

○遺書曰自性而行皆善也聖人因其善也則為仁義禮智信以名之以其施之不同也故為五者以別之合而言之皆道別而言之亦皆道也舍此而行是悖其性也是悖其道也而世人皆言性也道也與五者異其亦弗學歟其亦未體其性也歟其亦不知道之所存歟

○外書先生曰有人問明道先生如何是道明道先生曰於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上求祁寬

所記尹和靖語又先生嘗問於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處是祁寬所記尹和靖語

○語類百二十一張洽因先生言近來學者多務高遠不自近處著工夫因言近來學者誠有好高之弊昔有問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處是又問明道如何是道明道令於君臣父子兄弟上求諸先生之言不曾有高遠之說先生曰明道之說固如此然君臣父子兄弟之間各有箇當然之理此便是道

○答王子合書曰道即理也以人所共由而言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其目則不出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其實無二物也文集

○道者古今共由之理如父之慈子之孝君仁臣忠是一箇公共底道理便是得此道於身則為君必仁為臣必忠之類皆是自有得於已方解恁地語類

○遺書曰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已後雖向好事

猶為化物不立已不有躬也雖向好事猶為化物無攸利也為化物為物所化也

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已此有躬也已立後自能了當

得天下萬物此有躬而有所利也嘉依朱說分解如此朱說

見語類九十六文一集答呂子約書

○遺書曰自古元不曾有人解仁字之義須於道中與他分別出五常若只是兼體却只有四也且譬一身仁頭也其他四端手足也至如易雖言元者善之長然亦須通四德以言之至如八卦易之大義在乎此亦無人曾解來乾健坤順之類

亦不曾果
然體認得

○遺書曰仁則一不仁則二

○仁則固一一所以為仁言所以一者是仁也

語類六又
百四十

○語類六或問仁與公之別曰仁在內公在外
又曰惟仁然後能公又曰仁是本有之理公是
克己工夫極至處故惟仁然後能公理甚分明
故程子曰公而以入體之則是克盡己私之後
只就自身上看便見得仁也嘉按此文集答鄭

子上問者仁然後能公文集作公然後能仁是也

○外書尹子曰馮理自號東臯居士曰二十年
聞先生教誨今有一奇特事先生曰何如理曰
夜間宴坐室中有光先生曰願亦有奇特事理
請聞之先生曰每食必飽

○外書有言鬼物於伊川先生者先生云君曾
親見耶伊川以為若是人傳必不足信若是親
見容是眼病

呂氏
雜志

○遺書曰世間有鬼神馮依言語者蓋屢見之未可全不信此亦有理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已

○遺書問東海殺孝婦而旱豈國人寃之所致耶曰國人寃固是然一人之意自足以感動得天地不可道殺孝婦不能致旱也或曰殺姑而雨是眾人怨釋否曰固是眾人寃釋然孝婦寃亦釋也其人雖亡然寃之之意自在不可道殺姑不能釋婦寃而致雨也 嘉按事見前漢于定國傳後段與傳違

○遺書問王祥孝感事是通神明否曰此亦是通神明一事此感格便是王祥誠中來非王祥孝於此而物來於彼也 嘉按語類九十七論之

○遺書曰君實修資治通鑑至唐事正叔問曰敢與太宗肅宗正篡名乎曰然又曰敢辯魏徵之罪乎曰何罪魏徵事皇太子太子死遂忘戴天之讎而反事之此王法所當誅後世特以其後來立朝風節而掩其罪有善有惡安得相掩曰管仲不死子糾之難而事桓公孔子稱其能

不死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與徵何異曰管仲之事與徵異齊侯死公子皆出小白長而當立子糾少亦欲立管仲奉子糾奔魯小白入齊既立仲納子糾以抗小白以少犯長又所不當立義已不順既而小白殺子糾管仲以所事言之則可死以義言之則未可死故春秋書齊小白入於齊以國繫齊明當立也又書公伐齊納糾二傳無糾去子明不當立也至齊人取子糾殺之此復繫子者

罪齊大夫既盟而殺之也與徵之事全異

○外書司馬溫公修通鑑伊川一日問修至何代溫公曰唐初也伊川曰太宗肅宗端的如何溫公曰皆篡也伊川曰此復何疑伊川曰魏徵如何溫公曰管仲孔子與之其於魏徵亦然伊川曰管仲知非而反正忍死以成功業此聖人所取其反正也魏徵只是事讎何所取耶溫公竟如舊說管仲雖初有過善補者也魏徵初實無過者也功業雖多何足法乎○祁寬所記尹和靖語嘉按漢淮南厲王傳文帝舅薄昭將

軍子厲王書曰齊桓殺其弟以及國韋昭曰子糾兄也言

弟者諱也焦氏筆乘二曰漢書薄昭與淮南厲王書

曰齊桓殺其弟以及國程子因據此以子糾為

桓公之弟然荀子謂桓公殺兄越絕書謂子糾

桓公兄也皆與昭不合嘉謂程子之論據聖言

為斷矣荀韋等之說非也論語或問詳矣

○外書范淳夫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為唐鑑盡

用先生之論先生謂門人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

○外書伊川使人抄范純夫唐鑑先生問曰此

書如何伊川曰足以垂世唐鑑議論多與伊川

同如下中宗在房陵事之類○呂堅中所記尹和靜語

○外書溫公作中庸解不曉處闕之或語明道

明道曰闕甚處曰如強哉矯之類明道笑曰由

自得裏將謂從天命之謂性處便闕却上蔡語錄

○外書先生曰明道猶有謔語若伊川則全無

問如何謔語曰明道聞司馬溫公解中庸至人

莫不飲食鮮能知味有疑遂止笑曰我將謂從

垂口直 文會筆錄 卷之六

天命之謂性，便疑了。伊川直是謹嚴，坐間無問，尊卑長幼，莫不肅然。震澤語錄王蘋信伯門人信州周憲所記

○遺書曰：人夢不惟聞見思想，亦有五藏所感者。○遺書問：日中所不欲為之事，夜多見於夢，此何故也？曰：只是心不定。今人所夢見事，豈特一日之間所有之事，亦有數十年前之事，夢見之者，只為心中舊有此事。平日忽有事與此事相感，或氣相感，然後發出來，故雖白日所憎惡者，

亦有時見於夢也。譬如水為風激而成浪，風既息，浪猶洶湧未已也。若存養久，底人自不如此。聖賢則無這箇夢，只有朕兆，便形於夢也。人有氣清無夢者，亦有氣昏無夢者。聖人無夢，氣清也。若人困甚時，更無夢，只是昏氣蔽隔，夢不得也。若孔子夢周公之事，與常人夢別人於夢寐間，亦可以上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如揚子江宿浪

○遺書問：吾不復夢見周公，如何？曰：孔子初欲

行周公之道至於夢寐不忘及晚年不遇哲人將萎之時自謂不復夢見周公矣因此說夢便可致思思聖人與衆人之夢如何夢是何物高宗夢得說如何曰此是誠意所感故形於夢

○遺書問夫子曰吾不復夢見周公聖人固嘗夢見周公乎曰不曾孔子昔嘗寤寐間思周公後不復思爾若謂夢見周公大段害事即不是聖人也又曰聖人果無夢乎曰有夫衆人日有所思夜則成夢設或不思而夢亦是舊習氣類

相應若是聖人夢又別如高宗夢傳說真箇有傳說在傳巖也

○遺書問人心所繫著之事則夜見於夢所著事善夜夢見之者莫不害否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朕兆人夢者却無害捨此皆是妄動或曰孔子嘗夢見周公當如何曰此聖人存誠處也聖人欲行周公之道故雖一夢寐不忘周公及既衰知道之不可行故不復夢也然所謂夢見周公豈是夜夜與周公語也人心雖要

定使佗思時方思乃是今人都由心曰心誰使
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

○語類九十六問以心使心此句有病否曰無
病其意只要此心有所主宰問以心使心如何

曰平使之今人都由心則是妄使矣恐有誤字
嘉謂此注

文蓋謂平字上下也然有所
所主宰即是平使之也

○陳安卿問程子以心使心之說竊謂此二心
字只以人心道心判之自明白蓋上心字即是
道心專以理義言之也下心字即是人心而以

形氣言之也以心使心則是道心為一身之主
而人心其聽命也不審是否曰亦是如此然觀

程先生之意只是說自作主宰耳文集

○遺書曰君實嘗患思慮紛亂有時中夜而作
達旦不寐可謂良自苦人都來多少血氣若此
則幾何不摧殘以盡也其後告人曰近得一術
常以中為念則又是為中所亂中又何形如何
念得佗只是於名言之中揀得一箇好字與其
為中所亂却不如與一串數珠及與佗數珠佗

又不受殊不知中之無益於治心不如數珠之
愈也夜以安身睡則合眼不知苦苦思量箇甚
只是不與心爲主三更常有人喚習也諸本無此八字
○外書尹先生曰司馬溫公平生用心甚苦每
患無著心處明道伊川常嘆其未止一日溫公
謂明道某近日有箇著心處甚安明道曰何謂
也溫公曰只有一箇中字著心於中甚覺安樂
明道舉似伊川伊川曰司馬端明却只是揀得
一箇好字却不如只教他常把一串念珠却似

省力試說與時他必不受也又曰著心只那著
的是何

○語類九十七曰程子贈溫公數珠只是令它
數數而已如道家數息是也

○淵源錄張夫禡傳後楊廉按溫公嘗患思慮
紛亂終夜不寐程子謂人多少血氣幾何而不
摧殘以盡也溫公後得一術常念一中字程子
又謂中之無益於治心不如數數珠之爲愈故
贈以數珠溫公不受然儒家治心原自有法而

法不出乎持其志而已持其志不出乎王敬而已當時程子何不舉以爲告豈以溫公之賢而有未易以語此者歟

○數珠見釋氏六帖及要覽退溪集二十七曰數珠僧家念珠也彼念念數此珠以爲操心之法本非心法之善者與其常念一箇中字爲中所亂反不如與一串數珠以爲操持之節度猶爲彼善於此也

○外書曰溫公薨朝廷命伊川先生王其喪事

是日也祀明堂禮成而二蘇往哭溫公道遇朱公揆問之公揆曰往哭溫公而程先生以爲慶弔不同自二蘇悵然而反曰麀糟陂裏叔孫通也言其山野自是時時謔伊川他日國忌禱于相國寺伊川令供素饌子瞻詰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爲食素正叔曰禮居喪不飲酒食肉忌日喪之餘也子瞻令具肉食曰爲劉氏者左袒於是范淳夫輩食素秦黃輩食肉呂申公爲相凡事有疑必質于伊川進退人才二蘇疑伊川有力故

極口詆之云嘉按語類以麀糟字言粗糲惡濁
底事里仁公治長子罕又陶南村輟耕錄十曰
俗語以不潔為麀糟按霍去病傳麀臯蘭下注
以世俗謂盡死殺人為麀糟然義雖不同却有
所出

○語類九十七魯叔問溫公薨背程子以郊禮
成賀而不弔如何曰這也可疑或問賀則不弔
而國家事體又重則不弔似無可疑曰便是不
恁地所以東坡謂予於是日哭則不歌即不聞

歌則不哭蓋由哀而樂則難由樂而哀則甚易
且如早作樂而暮聞親屬緦麻之戚不成道既
歌則不哭這箇是一脚長一脚短不解得平如
所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不成道辭亦當二這
所在以某觀之也是伊川有些過處道夫問這
事且看溫公諱日與禮成日同則弔之可也或
已在先則更差一日亦莫未有害否曰似在乎
先但勢不恁地自是合如此只如進以禮退以
義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天下事自是恁地稱停

不得

○退溪集二十七答鄭子中書云滉嘗推得伊川引哭則不歌之說正與來喻同矣朱先生乃以伊川為不是竊有疑焉蓋是時一慶一弔皆同朝共舉一日之間吉凶相襲旋罷旋集禮瀆情散恐不如翌日早弔之為得不宜以恒人聞親戚之喪即趨奔赴者例論之也伊川豈不慮而失言於其間哉

○文集答張敬夫書曰哭則不歌一日之中或

哭或歌是褻於禮容

嘉謂與集註異

范曰哀樂不可以

無常無常非所以養心也哭與歌不同且不惟恤人亦所以自養也尹曰于此見聖人忠厚之

心也

嘉謂范說與集註異

○外書曰伊川主溫公喪事于瞻周視無關禮乃曰正叔喪禮何其熟也又曰軾聞居喪未葬讀喪禮太中康寧何為讀喪禮乎伊川不答鄒至完聞之曰伊川之母先亡獨不可以治喪禮乎

嘉謂軾太中之云固不可至完之言亦不可君子學禮豈以父母在而遺喪禮耶

○外書曰朱公掞為御史端務正立嚴毅不可犯班列肅然蘇子瞻語人曰何時打破這敬字

○自省錄答金惇叙書曰以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恐為心害此說大誤苟如此從古聖賢戰兢臨履日夕惕若者皆為心害而必如原壤夷侯莊周滅禮東坡打破這敬字而後心得其養耶

○遺書曰敬下驢不起嘉按胡敬齋謂只是謹密畏慎底意居業錄三不下驢演義曰北齊湯惜字遵彥為吏部尚書昔遭屯厄一食之惠酌答甚

厚性命之讎赦而不問及典選多以貌言恩舊時致謗曰有選人魯漫漢自言獨不見識情曰前日在元子忠方騎秃尾草驢以方麴障面見我不下驢何云不識竟不為選用今俗以惡已者謂何處見不下驢蓋起於此今或有此語物事

十 紀原

○遺書問敬還用意否曰其始安得不用意若能不用意却是都無事了又問敬莫是靜否曰纔說靜便入於釋氏之說也不用靜字只用敬

字纔說著靜字便是忘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必有事焉便是心勿忘勿正便是勿助長

○遺書曰勿忘勿助長之間正當處也

○遺書侯世與云某年十五六時明道先生與某講孟子至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處云二哥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爲一句心勿忘勿助長爲一句亦得因舉禪語爲况云事則不無擬心則差某當時言下有省嘉按臨濟錄曰學人若眼定

動即沒交涉擬心即差動念即乖有人解者不離目前傳燈錄雲門曰求覓解會轉沒交涉擬心即差况復有言又招慶道匡曰擬心早勿交涉又草庵法義禪師傳問擬心即差動念即乖學人如何進道師曰有人常擬爲什麼不差曰即今事如何曰早成差也又羅漢桂琛曰終日共人商量便有佛法不與人商量便是世間閑人話到這裏才舉著佛法便道擬心即差動念即乖尋常諸處元無口似紡車總便不差去佛

法事不是隔日瘧皆由汝狂識凡情作差與不差解云去廣燈錄善權徹禪師傳問擬心即差動念即乖不動不念猶落二途去此外請師直指師云筭長丈二鈎長八尺進云未審意旨如何師云兩手拽不住進云爲什麼拽不住師云橫出海門東續燈錄黃龍慧南曰擬心即差動念即乖不擬不動土木無殊行脚人須得轉身一路云云聯燈路作句

林間錄上曰有僧嘗登三生藏取思大平生

所持錫立之疑慮橫生終不能定忽自念曰當一切放下却即舉錫置之錫卓然不傾以問予其故何哉予曰非特於錫則然凡事若有心即成差誤試觀兒輩剪紙擬心即失不擬心徑往無難故道人不可須臾忘照也

語類九十七問昨日先生說佛氏但願空諸所有此固不是然明道嘗說胸中不可有一事如在試院推算康節數明日問之便已忘了此意恐亦是空諸所有底意曰此出上蔡語錄中

只是錄得它，自意無這般條貫。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孟子必有事焉而勿忘，何嘗要人如此。若是箇道理，須著存取，只如易繫說：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亦只是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之意在它們說，便如鬼神變怪有許多不可知底事。嘉按：但願空諸所有，龐居士語見傳燈。

○自省錄答金惇叙書曰：事無善惡大小，皆不可有諸心中。此有字泥著，係累之謂。正心助長計功謀利，種種病痛皆生於此。故不可有若如

三省之類，有事於心，即孟子所謂必有事焉之有。此豈所當無耶？如欲并此而無之，則自堯舜禹湯精一執中，顏冉請事斯語，皆可廢而必如佛老枯槁寂滅，而後為學之至也。奚可哉！然此一事字亦難看得如延平先生所謂非著意非不著意，即此事字之意也。

○遺書曰：許渤在潤州，與范文正、胡宿、周茂叔游。又曰：許渤初起，問人天氣寒溫，加減衣服，一加減定，即終日不換。又曰：許渤與其子隔一窓

而寢乃不聞其子讀書與不讀書先生謂此人持敬如此昌嘗有如此聖人文集答陳正己書曰許勃為人不可知其詳語錄中又有一處說其人晨起閉入寒暖加減衣服加減一定終日不易即是天資篤厚之人容有不聞隔牕事者非必有寄寂之意而欲其不聞也况此條之下一本注云昌嘗有如此聖人則是先生蓋亦未之許也但歎美其純德與世間一種便懷皎厲之人氣象懸隔亦可尚耳此等皆未可輕易立說訕薄

前賢也

嘉謂答呂子約書亦言許勃之事

○外書曰范淳夫之女讀孟子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語人曰孟子不識心心豈有出人先生聞之曰此女雖不識孟子却能識心

後嫁耿氏而卒

○外書有患心疾見物皆獅子伊川教之以見即直前捕執之無物也久之疑疾遂愈

○遺書曰有謂因苦學而至失心者學本是治心豈有反為心害某氣本不盛然而能不病無

倦怠者只是一箇慎生不恣意其於外事思慮
儘悠悠

○外書先生曰伊川年四十以後記性愈進今
人年長則健忘豈可不知其故哉

震澤語錄

○遺書先生云吾四十歲以前讀誦五十以前
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覆紬繹六十以後著書

著書不
得已

○外書明道見謝子記問甚博曰賢却記得許
多謝子不覺身汗面赤先生曰只此便是惻隱

之心

惻然有
隱于心

○外書伊川與和靜論動靜之際聞寺僧撞鐘
和靜曰說著靜便多一箇動字說動亦然伊川

領之和靜每日動靜只是一理陰陽死生亦然

和寬所記
尹和靖語

昔嘗請益于伊川曰某謂動靜一理

伊川曰試諭之適聞寺鐘聲某曰譬如此寺鐘
方其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添養

中
所記尹
和靜語

○遺書曰先生嘗語王介甫曰公之談道正如

說十三級塔上相輪對望而談曰相輪者如此如此極是分明如其則顛直不能如此直入塔中上尋相輪辛勤登攀遷迤而上直至十三級時雖猶未見相輪能如公之言然某却實在塔中去相輪漸近要之須可以至也至相輪中坐時依舊見公對塔談說此相輪如此如此云云

○遺書曰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得光照

○東萊集二十雜說曰學者多舉伊川語云漢

儒泥傳注伊川亦未嘗令學者廢傳注近時多忽傳注而求新說此極害事後生於傳注中須是字字考始得

○遺書世有以讀書爲文爲藝者曰爲文謂之藝猶之可也讀書謂之藝則求諸書者淺矣

○遺書曰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冊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惟自失兼亦誤人朱子出山道中曰云川原紅綠一時新暮雨朝晴更可人書冊埋頭無了日不如拋却去尋春

上入集○無了日一作何日

遺書曰以書傳道與口相傳然不相干相見而言因事發明則并意思一時傳了書雖言多其實不盡

○遺書先生曰古人有言曰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一日有所得何止勝讀十年書也嘗見李初平問周茂叔云某欲讀書如何茂叔曰公老矣無及也待某只說與公初平遂聽說話二年乃覺悟

○語類百十七既受詩傳併力抄錄頗踈待教先生曰朋友來此多被冊子困倒反不曾做得工夫何不且過此說話彼皆紙上語爾有所面言資益為多又問與周茂元同邸所論何事曰周宰云先生著書立言義理精密既得之熟讀深思從此力行不解有差曰周宰才質甚敏只有些麓踈不肯去細密處求說此便可見載之簡牘縱說得甚分明那似當面議論一言半句便有通達處所謂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

說到透徹處何止十年之功也

○遺書問釋氏有一宿覺言下覺之說如何曰何必浮圖孟子嘗言覺字矣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於理古人云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於言下即悟何嘗讀十年書嘉按一宿覺者六祖弟子永嘉玄覺見壇經傳燈錄彼之覺固與孟子異然問者意謂吾儒無之故且答之如此又按南史沈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史漢事多所記憶常歎

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山谷詩官如一夢覺話勝十年書注前輩詩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朱子詩十年燈下一夜語閑日共賦

春容篇

見文集四

○答任伯起書曰示喻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爲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爲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效不可計功於旦暮而多爲說以亂之也論語別本未曾改定俟後便

寄去然且專意就日用處做涵養省察功夫未必不勝讀書也文集○答周叔謹書

○大中家傳曰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

伊川文集伊川年譜曰太中公屢當得任子恩輒推

與俗人見涪陵記善錄○淵源錄嘉謂任子見書言故事八

彊識略十四三才彙編三又綱目漢獻帝建安

七年曹操責孫權任子權不受命集覽云任子

猶言質子也嘉謂任子字同而事異

○餘冬序錄四十二云伊川集上谷郡君行狀

郡君得疾未卒前一日謂伊川曰今日是百五

為我祀父母明年不復祀矣晦菴嘗舉以告門

人以明年作明日謂伊川亦曾祀其外家然無

禮經春按明年不復祀之云是上谷臨終時語

外家之祠必是止於上谷之身伊川母卒必廢

此禮今學者習聞朱語而不考程集有以四時

家祭前一日祭其外家為伊川禮者殊為失之

○餘冬序錄四十六日程氏遺書載金山得龍

卵龍漫水入寺取卵而去或疑記者之誕晦菴

云龍是天地間所有之物有此物則有此理取
卵而去容或有之春按沈存中筆談曾記此事
云天聖中近輔得龍卵於大河來獻詔遣人送
金山寺是歲大水金山廬舍為水所漂數十間
人皆以為龍卵所致至今匱藏予屢見之形色
都似鷄卵大若五斗囊舉之至輕唯空殼此即
遺書之所言者存中曾經自見大水後卵尚留
寺筆談晦菴嘗稱其議論茲答門人不及焉者
殆亦偶忘之耳

○雍行錄程子用心每事不忽如此家語亡弓
之事許魯齋之論甚好見魯齋全書五可并見

○語類九十三曰伊川好學論十八時作明道
十四五便學聖人二十及第出去做官一向長
進定性書是二十二三時作是時遊山許多詩
甚好

○讀書錄一曰明道先生著述極少先儒謂其
作用近聖者言其氣象也後人著述雖多而氣
象有不近似者知者必識之

○讀書續錄二曰程明道不用文字蓋誠意既不能動人文字何補

○上蔡語錄上曰學者須是胸懷擺脫得開始得有見明道先生在鄆縣作簿時有詩云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旁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看他胸懷直是好與曾點底事一般先生又有詩云閒來無事不從容豈不從容也睡覺東牕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

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問周恭叔恁地放開如何謝曰他不是擺脫得開只為立不任便放却忒早在裏明道門擺脫得開為他所過者化問見箇甚道理便能所過者化謝曰呂晉伯下得一轉語好道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化所過者化便能所存者神橫渠云性性為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甚親切

○程先生少年文字便好如養魚記顏子論之

類語類

百一

文會集卷十一

八十八

李燔問嘗疑伊川平日斷不肯與人作墓誌
不知其意何在至太中及明道又却用之而其
叔父姪女之類亦復自作何也曰伊川先生初
無斷不作志之說疑以不能甚工於文又或未
必得其事實故少作耳集中亦有叔父墓誌者
施之於家可無前二者之慮也

文集

○朱子跋伊川與方道輔帖曰右伊川先生與
莆田方君元宋道輔帖後一帖乃嘉祐二年語
時先生之年纔二十有五爾真蹟今藏道輔曾

孫友陵家後百二十四年後學朱熹得曹建模
本刻石于白鹿洞書院文集又書伊川先生與方
道輔帖後曰伊川先生德性嚴重不輕與人接
今觀其於方公父子兄弟之間眷眷如此則方
公之賢可知已熹舊嘗得前數帖刻之廬山白
鹿洞公之曾孫長泰主簿壬又并其所藏數帖
模刻於家間以視熹求書其後雖先生之所以
書者有非熹之所敢知然觀於應舉耕田之語
可以決內外取舍之輕重察於買犢還珠之諭

可以知讀書求道之要在此而不在彼也既以
自厲又書卷尾以屬方君使與其族之父兄兄
弟相與勉焉紹熙改元孟秋七日新安朱熹
先生以伊川答方道輔書示學者曰他只恁平
鋪無緊要說出來只是要一易他一兩字也不
得要改動他一句也不得語類九十五
○答呂伯恭書曰立之寫得伊川先生少年與
入書三四幅來規模氣象合下便如此大了決
非人所能偽作已託渠摹勒來此刻石矣云藏

趙德莊塔方子家也今且錄一本去文集

○格致叢書載古今碑帖考曰宋伊川先生與
方正輔書胡安國模刻

○書銘見微含其英茹其實精於思貫於一徐氏
二程遺文○龜山集亦載之

○程先生有一柬說先天圖甚有理可試往聽
他說看觀其意甚不把當事然自有易以來只
有康節說一箇物事如此齊整

○用之云康節善談易見得透徹曰然伊川又

輕之嘗有簡與橫渠云堯夫說易好聽今夜試
來聽他說着某嘗說此便是伊川不及孔子處
只觀孔子便不如此

二程遺文亦
載此所引

右兩條見語類邵子書部
所引程書伊川文集漏之

伊川年譜大觀元年九月庚午卒于家年七
十有五程氏遺書附錄朱子文集如此淵源錄
元作二外書尹子曰先生年七十四得風痺疾
服大承氣湯則小愈是年九月服之輒利醫者
語家人曰侍講病不比常時時大觀元年九月

也十六日入視先生以白夾被被體坐竹牀舉
手相揖焯喜以為疾去先生曰疾去而氣復者
安候也願愈覺羸劣焯既還十七日有叩門者
報先生傾殂嘉按大觀元年丁亥九月小朔甲
申十六日巳亥十七日庚子也二年戊子九月
小朔戊申十六日癸亥也年譜庚午當作庚子
淵源錄元作二刻板之誤耳年譜崇寧五年寢
疾外書七十四得風痺疾是也外書是年者太
觀元年也

○答呂伯恭書曰外書淵源二書頗有緒否幸
早留意集文又曰淵源外書皆如所喻但亦須目
下不住尋訪乃有成書之日耳上同

○答林德久書曰西室所聞未見全書恐是陳
長方所記此只有震澤記善錄乃淮郡印本想
已有之其間議論亦多可疑也集文

○南軒集二十五答胡季隨書曰元晦所編遺
書只是哀聚逐家所編全入之都無所刪也其
間傳錄失指者固有之正要學者玩味耳若便

刪去却殊無意味也得此等文字且當服膺沈
浸其間未宜以已意直斷輕議也又曰所論二
先生遺書其間固有傳寫失真者向來龜山欲
刪正而迄未下筆要須究極精微無所憾者乃
可任此未容輕議也今元晦所集皆存元本在
學者亦好玩味其間真偽在我玩味之久自識
別之耳所謂未容輕議者非是為尊讓前輩蓋
理未易明不應乘快便據目前斷殺須是潛心
若果下工夫方覺其未易也只據前人所辨亦

須自家胸中自見得精神乃可不然亦只是隨人後贊歎而已某頃年編希顏錄如莊子等諸書所載顏子事多削去先生嘉謂五峰也以書抵某云其它諸說亦須玩味於未精當中求精當不可便容易指以為非而削之也此事是終身事天地日月長久今十有二年矣愈覺斯言之有味願吾友深體之它希篤沈潛之功以輕易為戒勉藏遠圖厚自愛又曰諭及日閱致堂史論甚善秦漢以來學道不明士之見於事業者固

多可憾然其間豈無嘉言善行與一事之得者乎要當以致遠自期而於人則一善之不廢是乃擴弘恕之方而為聚德之要也正惟勉之名臣言行錄未有別本可寄得之即附往但此書徧得未精細元晦正欲更改定耳

南軒集二十七答李季修書曰以直養之說要將直來養氣便是私意有害於養故孟子只說養而無害不是將一物養一物也又曰汪玉山所請二程語錄嘗因探討一事即為刊正數

處此論亦未然蓋在已若見未到看先生說話
未出却便據已見刊正豈不爲害要須平心易
氣深潛默體於其疑則與師友講論問辨焉可
也

○黃氏日抄三十三曰程氏發明孔孟正學於
千四百年無傳之後微言與旨特散見於門人
之集錄賴朱子起而搜逸訪遺始克成編其尤
切於日用者已類而爲近思錄矣然朱子之錄
近思必丁寧學者更求之全書及考其所編之

全書乃稱伊川自謂惟李籲得其意故以爲首
篇且反覆詳論謂失之毫釐則其繆將有不可
勝言者然則學者之讀遺書全編其又可小謹
乎自今觀之孔子夢周公一也張繹所錄則謂
晚年不遇不復夢見鮑若兩所錄則謂若曾夢
見大段害事夢周公何害事之有殆惑於異端
真人無夢之說耳是鮑之錄不若張之近人情
賜不受命一也游定夫所錄則謂不受天命不
知姓氏所錄則謂不受爵命子貢蓋嘗結駟鄰

國矣何嘗不受人之爵命是或者之錄不如游
之得事實乾坤六子之說一以為乾坤退處而
用六子一以為六子之用即乾坤是甲之錄不
若乙之通養生延年之說一以為人力可勝造
化一以為天命不可損益是前之錄不若後之
確善惡之判曉然也錄者謂惡亦不可不謂性
又謂天下善惡皆天理此雖窮極底蘊之辭然
恐不若直言擇善之為徑鬼神之事難明也錄
者謂風肅然起於人心之怖畏又謂雷擊人起

於惡氣之相觸此雖曉諭世俗之辭然恐不若
泯於忘言之為得謂以心知天為未然而謂心
即是天固於知天之上加通徹矣若夫謂道不
可離為未然而謂道豈有可離不可離何其蕩
無繩墨也此暢潛夫之錄朱子註其多非先生
語歟以至誠贊天地為未足而云同此一誠何
助之有固於天地聖人之誠加混合矣若夫謂
謹禮者不透可讀莊子何其矯枉過正也此劉
元承之錄朱子又註其為別本所增歟洒掃應

對與佛家默然處合此殆言工夫之始耳程子
平日之言本斥佛學之無用而謂吾儒自洒掃
以上便是聖人事也敬其心不接視聽此殆指
收斂之極耳程子平日之言本主視聽之以禮
而斥禪學之絕耳聞目見為喪天真也大抵孔
孟之學大中至正之極而二程之學正以發明
孔孟之言不幸世之黠者借佛氏之名售莊列
之說蕩以高虛舉世生長習熟於其間而不自
知聞程子之說稍不加審則動必陷入於彼今

欲辨程錄之真偽無他亦觀其於孔孟之說相
合或於莊列之言相似與否耳程門高弟才氣
過於謝顯道何其所錄程說之可疑亦莫多於
謝顯道耶第一條所錄以鳶飛魚躍為活潑潑
地活潑潑何等語求之孔門惟見其云君子道
造端夫婦耳第二條言切脉第三條言觀雞雖
而皆指以為仁切脉觀雞殆於機觸神悟求之
孔子唯曰居處恭執事敬而孟子亦以惻隱為
仁之端耳謂堯舜之事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

目何其與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之戒異也謂與善人虛壞了人何其與母友不如已者之意殊也謂莊生形容道體之語為儘好謂老氏谷神不死一章為最佳此殆其本心之形見而記憶其師平日之言亦粉澤於其所學自成一家之說矣揚子雲有言適堯舜文王為正道非堯舜文王為他道愚亦謂合於孔孟者程錄之真異於孔孟者程錄之誤嘉謂孔子夢周公之說張命游錄得之六子之說甲乙之錄各自通矣養生延年之說前後之錄各有義焉善惡之說不

若是據發之孰得而知其底蘊哉謂之不一若直言擇善之為徑卑矣鬼神之神說亦理之所在也不但曉諭世俗之辭心天之說謂之加通徹是也道不可離之說不可據謂之蕩無繩墨也誠之說謂之加混合是也謹禮之說謂之矯枉過正是也麗掃應對與佛家默然處合此謂下學處有上達之理非言工夫之始也佛家默然假肯云爾敬其心不接視聽謂之指收斂之極可也謝錄之議皆陋矣其不出於孔孟之言則以為不谷而議之然則子思之鳶飛魚躍孟子之躍如矯乎小天下亦以不出于孔子之言而異之哉

○遺書外書二先生語明道語伊川語分之然小學近思或以明道語為伊川言或以伊川語

爲明道言以二先生語分爲明道伊川之言而
小學伊川之言近思則爲明道言者亦有之

○成化甲午丘仲深序程子全書曰二夫子既
沒之後門人編集遺文以爲文集文公先生又
摭其所聞見者以爲遺書後又摭遺書之所未
載者以爲外書世儒於此三書或得此而遺彼
亦或有終身未嘗一見者今則盡在是焉此蓋
南昌張廷祥編修以所得舊本屬其友劔江涂
伯輔憲副俾刻梓以幸天下後世者也舊本文

集十二卷遺書二十五卷外書十二卷遺文一
卷附錄一卷各自爲名今憲副君乃以編修君
之意合而命之曰程子全書云

○弘治戊午名瀚者序二程全書曰二程子當
時一言一行門人爭相記錄各自爲書傳之於
人人若遺書外書經說文集在宋時固已板行
號程氏四書天順間國子監丞洛陽閻君子與
求得四書及臨川譚元之所蒐輯遺文遺事合
爲一書大師南陽李文達公題曰二程全書而

爲之序

嘉按皇明通紀壬戌弘治十五年正月禮部尚書傅瀚卒

○萬曆丙午徐必達序二程全書曰余每讀二程先生書惜無善本嘗從同邑樂之初錫山高雲從假中州本又從武林葛水鑑假五羊本彼此參訂庶無甚舛然五羊本闕經說中州本載經說矣不載易傳夫易傳則伊川一生精力所萃也今有語錄無易傳不幾得糟粕而失神理乎已又從秣陵焦弱侯得粹言粹言者龜山楊氏變語錄而文之南軒張氏又爲之編次者也

夫洙泗微言莫詳論語當時弟子亦必稍潤色之是以燦焉可誦至今讀其文宛然如見夫子之心豈非傳錄言語必托于心解神識之士斯足術乎龜山程門高第當有深契兩先生之心而先得乎南軒之同然者然則讀語錄又安可不讀粹言也

○退溪集四十三傳道粹言跋曰語錄非古也至程門諸子之記師說也始有之豈不以修辭者易差直記者無失也耶雖然自學者誦習而

言之直記之漫爾不文又豈若修辭之粲然成章者乎世有粹言之書蓋取河南兩夫子之說見於語錄者約繁而就簡潤質而成文者也云云抑是書之作以南軒之序則謂出於龜山而月湖楊公則疑爲致堂之書自今觀之若使龜山實有此書而南軒之題編如是則何故宋門議論無一字及之耶况南軒文集亦無是序則月湖之言宜若得之而今其書者又有所謂傳道綱領與傳授而不著其姓名是又不能無疑

者混竊以爲今之讀者但當觀其書之於道何如而自得之可也至於述作之人先儒之所未定者今不必強揣而臆斷之後之君子又以爲何如也嘉靖壬戌暮春晦真城李滉謹跋

○退溪集二十一答李剛而書曰二程粹言則已校故付回使呈納但此書乃變語錄而文之者其於變文之際或全變其語意或不能不異於本旨者既爲未安而緣此之故雖有本文之條校正甚難以其非全本文也坐是殊未精校

只大槩點竄而已惟一鑑加商量以處毋苟以鄙見為從否也

○粹言果不可信之書也纂大全諸老信而取之誤矣嘉嘗

跋二程治教錄言之所謂揚張兩家集龜山集

第十九與游定夫書第二十答胡庚侯書羅豫章集

載二程語錄其後云云亦可見南軒集二十五答胡季隨書可

考見焉跋所引南軒之語答季隨書中之語也

○讀書錄八曰二程之名言朱子采入四書集

註或問中者多矣求二夫子之心者當于此觀

之

○讀書續錄七曰朱子大本源皆得程子之學

○袁州州學三先生祠記曰蓋自鄒孟氏沒而

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則局於

章句文詞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而其

所以脩己治人者遂一出於私智人為之鑿淺

陋乖離莫適主統使其君之德不得比於三代

之隆民之俗不得躋於三代之盛若是者蓋已

千有餘年於今矣濂溪周公先生奮乎百世之

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秘，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脩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講於其說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陋，異端之惑。而其所以脩己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卓然不惑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君民者。蓋三先生者，其有功於當世，於是為不小矣。然論者既未嘗考於其學，又拘於今昔顯

晦之不同，是以莫知其本末源流之若此。而或輕議之，其有略聞之者，則又舍近求遠，處下窺高，而不知即事窮理以求其切於脩己治人之

實也

文集

○答李誠之書曰：特承寄示新刻二先生祠記，并枉長書一通，記文鄙淺，而書意勤厚，非區區所敢當也。然先生之道，即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所傳之道。先生之書，即所以發明六經孔孟之書。初非別有玄妙奇特，自為一家之

說而與古之聖賢異軌殊轍也世之君子固未必嘗讀其書而驟讀其書亦未能遽曉是蓋不唯不知程氏之學實乃并與古昔聖賢之學而不之知也舉世昏冥恬不覺悟而其聰明辯博能爲文字語言名有氣槩才力者則其惡之爲尤甚今以門下之才之美宜已無愧此數者而其用心獨不然蓋不惟立祠伐石以著其尊慕之意而來書之喻又將不鄙迂陋而辱問津焉此其志豈獨賢於今世之士也哉竊感下問之

勤故粗論其梗槩如此近所刊定大學章句一通今致几下所欲言者不能外此幸一讀而三思之其必將有以得之而異時所以見於文章事業者愈有光矣僭率臆懇

文集

文會筆錄十一之二

終

